文學溪林

名因藝顯

王志堅

前些日子在胡同深處遇見一位做糖畫的老師傅，支着個小攤，爐上銅鍋溫着糖稀，勺子一傾一提，龍鳳、小鳥、孫悟空，轉眼就活靈活現地躺在石板上。我沒買，只站在旁邊看。一個孩子指着畫好的鳳凰問：「爺爺，你叫啥名字呀？」老師傅笑着搖頭：「名字不重要，糖畫甜就行。」他頓了頓，又補了一句：「我爹做了一輩子糖畫，也沒人知道他叫啥，可街坊娶媳婦、孩子滿月，都指定要他畫的糖鳳凰——說『那個甜手』做的，吉利。」

這話讓我心頭一震。他爹沒留名，可那份手藝的溫度，卻順着糖絲一代代流到了今天。就像米高安哲羅說的：「名字不重要，作品會說話。」老爺子當年雕《大衛》的時候，大概也沒想過自己的名字會被念叨五百年，他眼裏只有那塊大理石裏藏着的少年，得把他鑿出來。

說到底，名字不過是貼在筐上的標籤，貨好不好，嘗一口才知道。前些年去蘇州，逛平江路時鑽進一家摺扇舖。舖子藏在巷尾，連招牌都沒有，就掛了串摺扇在門口晃。老闆是個戴老花鏡的老頭，正趴在案子上畫山水，筆尖在宣紙上走得沙沙響。我拿起一把扇，扇骨是竹的，摸上去光溜溜的，扇面畫着拙政園的荷，墨色濃淡得正好。「這扇多少錢？」老頭頭也不抬：「看手藝給，覺得值多少給多少。」

後來才知道，這老頭是當地有名的製扇師傅，年輕時給故宮修過古扇。有人勸他開家大店，掛塊「非遺傳承」的牌子，他說：「扇子畫得不好，掛金牌子也沒用；畫得好，擱巷子裏也有人找。」那天我挑了把畫着枇杷的，給了一百塊，老頭補了句：「下次扇骨鬆了，拿來我給你重新紮，不要錢。」現在那扇子就擺在我書桌前，扇面上沒題款，可每次打開，都能想起巷尾的陽光和筆尖的沙沙聲。

想起米高安哲羅雕《大衛》的故事。1499年，他接手那塊被前人鑿壞的大理石時，才24歲，沒什麼名氣。佛羅倫斯人都等着看笑話，說「這毛頭小子能行？」他啥也沒說，往工地搭了個棚子，一待就是三年。每天鑿石頭的聲音從棚子裏傳出來，叮叮噹噹，像在跟石頭吵架。等棚子拆了，人們看見那個站在廣場上的少年，肌肉的線條、眼神的倔強，連呼吸都像能聽得見——哪用得着說「我是米高安哲羅」？石頭自己會喊。

●那份手藝的溫度順着糖絲一代代流到了今天。 AI繪圖

反倒是那些總惦記着名字的，往往把活兒幹糙了。以前單位有個設計師，總愛在作品右下角簽上特別大的名字，比logo還顯眼。有回做個地產海報，他把自己的名字設計成燙金藝術字，客戶看了皺眉：「我是賣房，還是賣你名字？」後來這設計師跳槽去了家大公司，聽說天天琢磨着上行業雜誌，方案改得越來越花哨，卻總被甲方打回來——「華而不實」。

這讓我想起老家的泥瓦匠張師傅。他蓋房子從不留名，可村裏誰家蓋房都找他。「張師傅砌的牆，下雨不滲水」「張師傅抹的灰，十年不裂」。有回我見他在牆角蹲了半個小時，就為了調一碗合適的水泥，沙子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。「牆砌歪了，名字再響也直不了」，他用瓦刀敲着磚說。後來村裏蓋祠堂，族長要在樑上刻上工匠的名字，張師傅擺擺手：「祠堂能站五百年，比刻啥都強。」

米高安哲羅晚年被教皇逼着畫西斯汀天頂畫，天天仰着脖子，顏料滴得滿臉都是，差點瞎了眼。有人問他：「這麼苦，圖啥？」他說：「你看那幅《創世紀》，上帝的手指快碰到亞當的那刻——那不是我畫的，是它們自己要長在天花板上。」後來天頂畫成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跑去看，誰還記得當初那些嘲笑他的聲音？作品站在那兒，比任何名字都響亮。

其實最好的名字，從來不是自己刻上去的，是別人替你記住的。小區的「老李修鞋攤」，最近多了個小牌子，是顧客送的，上面寫着「老李修鞋——比新鞋還跟腳」。字是打印的，貼在泡沫板上，風吹日曬有點卷邊，老李卻把它釘在最顯眼的地方。「這比啥招牌都強」，他擦着那塊破木板說，「以前有人問我叫啥，我說姓李，人家記不住；現在人家說『找修鞋修得好的那個老頭』，一找一個準。」

2008年去西安，看兵馬俑時遇見個導遊，說最早發現兵馬俑的是個叫楊新滿的農民，1974年打井時挖出個陶人頭，嚇得扔回井裏。後來考古隊來了，他才敢說。現在兵馬俑成了世界奇跡，楊新滿的名字沒幾個人知道，可導遊說：「要是沒他那口井，這些兵俑還在地下站着呢。」這人就像兵馬俑裏的一塊磚，沒刻名字，卻實實在在撐着整個奇跡。

米高安哲羅臨終前，學生問他：「您的名字會被後人記住嗎？」他指着窗外的聖彼得大教堂穹頂，那是他七十多歲時設計的，圓頂在陽光下閃着光。「它會替我說的。」他說。五百年過去了，人們提起他，不是因為「米高安哲羅」這串音節多好聽，是因為《大衛》的眼神、天頂畫的光影、穹頂的曲線——那些他用錘子和鑿子刻進石頭裏的靈魂，自己長了腿，跑到全世界的人心裏去了。

原來真正的好，從來不是喊出來的。就像米高安哲羅說的，名字是風裏的字，吹着吹着就散了；可活兒是地裏的根，扎得深了，自然會長出讓人記住的模樣。名字成就不了偉大，而偉大的作品能成就名字。

野草莓

喬金敏

彷彿自由分割了我的夢。
野草莓。東一顆，西一顆，
在叢生的雜草地，向陽的
山坡上，溝壑裏……
風來了，它就在風中開花。
雨來了，它就在雨裏結果。

無人採摘，也要紅艷，
被雀鳥啄食，更是成熟。
再野：心，只有一顆——
多年來，還在為誰矜持着
曠野上那不熄的火焰！
而此刻我多麼願意被灼傷。

時代詩行

年集是一條流動的河

窗明風和

朱明坤

●兩旁的店舖成了岸，中間的人流便是河水。 AI繪圖

臘月年尾，我也被捲進了這條河。

鎮街早就不是平日的模樣。兩旁的店舖成了岸，中間的人流便是河水，渾厚，遲緩，打着旋兒向前湧。我也成了這水裏的一粒沙子，身不由己地跟着流。

河邊第一個漩渦，圈住了一對父女。父親穿着一件深藍的工裝，洗了許多次的樣子，肩上有淡白色的印子。他蹲着，面前是個賣絨花髮卡的小攤。女兒約莫五六歲，紮兩個翹翹的辮子，手指着一朵淡粉的梅花。男人拿起髮卡，那手真是大，關節也粗，捏着那細小的鋼絲，像捏着一根針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髮卡往女兒頭髮上湊，試了幾次，總怕夾疼了她。女兒仰着頭，一動不動，眼裏只有那朵顫巍巍的粉梅花。終於別上了，男人長長舒了口氣，用指頭把那花瓣輕輕撥正，爽快地掏手機付錢。那朵梅花在女孩髮間亮着，父女倆又被人流推着走了。我忽然想起朱自清寫父親背影的話：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」倒沒流淚，只是心裏那最軟的地方，像被這臘月的風，不輕不重地撞了一下。

河的喧嘩裏，有平穩而專注的聲響，那是主婦們的低語與比較。肉攤前，兩位大姐站着，像經驗豐富的水手審視航道。「前肘這個價，後臀又那個價，」一個用指尖虛點着，「還是肋排划算，燉湯香。」她們的神色鄭重，如同商議一件家國大事。討價還價聲，過秤報數聲，是這條河最實在的波浪。最後成交了，一方肉用塑料袋裝好，沉甸甸地遞過去，接過來的手也往下微微一沉。那臉上便有了笑，是盤算過後心安的笑。這笑容讓我覺得，所謂「年」，或許就是把這些沉甸甸的實在，一塊一塊提回家裏去。

河水拐個彎，流淌到一處安靜的堤岸。那是賣春聯的老先生。他不吆喝，面前紅紙鋪開，墨跡未乾。「天增歲月人增壽」幾個字，顏體的骨架，穩穩的。有人問價，他伸出三個指頭：「三元一副，紙好，墨也好。」並不多說。有個老漢指着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說：「這個好，大門上貼。」老先生點點頭，筆尖在硯台邊理順了，手腕懸着，一筆一劃，把那「福」字寫得飽滿豐潤。空氣裏有墨的微香，和遠處炒花生的焦香混在一起，清清淡淡的，卻又都聞得真切。這紅紙黑字，是河面上靜靜浮着的燈，照着人心裏的那點念想。

太陽漸漸西斜，光變成淡淡的金黃色，像給這條河撒了一把碎金。人聲開始稀落，水流的速度也緩了下來。攤主們開始收拾，地上留下些零碎的彩紙、菜葉、踩扁的包裝盒。這時，我看見那個賣糖葫蘆的老人，還獨自坐在小巷口的老槐樹下。他的草靶子上，只剩一串鮮紅的糖葫蘆，在暮色裏亮得像最後的火苗。他也不急着走，拔下最後一串，就那樣坐着，慢悠悠地吃起來，瞇着眼望着空空蕩蕩的街。

我站定了看。河水彷彿在這一刻徹底退去，露出了它流過的河床。那些喧騰的、擁擠的、帶着各種氣味和聲音的波浪，都消失了。可你分明又覺得，它們並未消失，只是流進了千家萬戶的門，流進了冰箱、碗櫥、孩子的口袋和門楣的紅色裏。

這條河，年年來，年年去。它流淌的不是水，是臘月裏人們心中那點熱氣騰騰的念想。河水褪去，總要留下些什麼。留下女孩頭上那朵淡粉的絨花，留下主婦手裏掂量的那份心安，留下門楣上未乾的墨香，也留下賣糖葫蘆的老人，嘴裏那一點酸酸甜甜的餘味。

這餘味，便是生活本身了。它並不磅礴，卻足夠讓平凡的日子，在歲末年關，再一次充滿盼頭地，向前流淌而去。

筆尖故事

方寸裏藏着生活的光

馬其軍

經常聽身邊的人抱怨，說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，可因為工作忙，家事瑣事多，一點時間也沒有。最近看到一個視頻：那個長途卡車司機，利用等貨的間隙，在5年內讀了400多本書，那些讀過的書成了他長途路上的另一道風景線。這讓我想起了鄰居張叔，他是一個普通的外賣騎手，卻利用碎片化時間，將他的篆刻創作融進了奔波的日子裏，過成了自己喜歡的模樣。

●送外賣的張叔將奔波的日子融入了篆刻。 AI繪圖

張叔45歲出頭，送外賣已經8年了。風裏來雨裏去的，每天都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許多人都認為外賣員的時間被拆解得支離破碎，取貨、送餐的間隙也就那麼幾分鐘，估計連喝口水都得趕時間，可張叔卻在這零碎的時光裏，守住了自己的小愛好。

他篆刻的工具裝在一個巴掌大的布包裏，小刻刀、小印石，還有砂紙，樣樣齊全，送外賣時就塞在外賣箱的角落裏。他一開始接觸篆刻，是在小區的老年活動中心中偶然看到別人在刻章，覺得石頭在刻刀下慢慢顯示出紋路，很有意思。於是他也想試一試，覺得用幾分鐘磨磨石頭、修修紋路，挺有意思的。

一開始，他只能在午休的半個小時裏找機會，坐在外賣站點的台階上，一邊吃着盒飯，一邊在樹蔭下磨塊印石。後來熟練了，在等餐的兩三分鐘裏，或在取餐時商家備菜的間隙中，他都能掏出小刻刀在印石上刻上幾筆。有一次碰到堵車，趁着等候的空隙，他琢磨起印章上的一個筆畫，直到後面的車按喇叭後，他才笑着收了工具。

有同事說，每天送外賣累得腰都直不起來，你還折騰這玩意兒，圖什麼？有時間還不如躺下來睡一覺。張叔擺擺手笑着說：「這不是折騰，而是休息。」送外賣時因為時間緊、路線長，腦子總是繃着弦，可一拿起刻刀，心中就只有手裏的這一小塊石頭，外面的車水馬龍好像都和自己沒有關係了，那幾分鐘的專注，比躺下來睡一小時都管用。

他的印石，大多是從網上買的幾塊錢一塊的普通石頭，有時還會在路邊撿一些方方正正的石頭。8年以來，他的布包裏換了好幾套刻刀。而刻好的印章，也攢了滿滿一盒子。有的刻着吉祥話，有的刻着山水紋路，還有同事讓他刻的姓名章。慢慢地，張叔刻章的手藝在周邊有了些小名氣，身邊的同事、常點外賣的熟客，還有小區裏的街坊鄰居都知道他有一手好篆刻。

如今，經常會有人專程找張叔刻一枚印章，有姓名章，有藏書章，還有人特意讓他刻吉祥章。有一回，一個常點外賣的老師讓他刻了一枚藏書章，特地發了朋友圈，說這是收到最特別的外賣贈品。

其實，張叔確實比很多人都忙。早上6點準時出門，直到晚上10點多才回家。他有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妻子把家裏打理得井井有條，孩子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，他每晚回到家都能吃到妻子給他留的飯菜。吃過飯之後他會再用一點時間篆刻，他從來不說沒有時間，就像視頻裏的那個卡車司機，把漫漫長途變成了文字裏的漫遊。而他不過是把等餐、堵車、休息的幾分鐘變成了刻刀下的小美好。

方寸裏藏着的不僅僅是愛好，更是對生活的熱愛。生活從來都不非此即彼，在忙碌的日子裏，也藏着屬於自己的光。不要等有了大把的時間，從當下的一分鐘開始，把碎片拼湊起來，就能讓平凡的日子，開出不一樣的花。